



冲庵年譜
上

又 7
4106
1



門文印7
4106
卷一

冲庵先生年譜序



不佞嘗讀已卯錄至趙文正爰辭國家病痛在
於利源八字其言之痛切剗人肌膚未嘗不掩
卷流涕也粵在 中廟盛際冲菴金先生與趙
文正公並世挺生抱堯舜君民之志而同受漁
水之契旁招俊乂尊王紂伯惇信義崇名檢措
一世於四維之中而治化昭融廩廩乎三古之
盛矣不幸羣壬旁猜遽有左腹之八士禍滔天
羣賢屏逐而先生之所罹尤酷烈此殆氣數使
然豈人力之可為哉然兩先生在朝不久縱未

及大行而其遺韻餘烈肅然在人世平陂百變
而終不喪禮義典刑兌淪於夷狄禽獸者推其
所自實根柢於己卯幾月之化有不可誣矣後
之尚論 本朝聲明之治必先數己卯豈無以
哉降在近日去古寢邈而賢澤遂斬舉國懷利
利徃利來恣恣貿貿不復知有民彝物則三綱
五典之重世道又一下而莫之回矣則輒緬懷
兩先生之風若霄漢之不可攀也嗚呼歎矣金
先生年譜有家藏舊本嗣孫寢郎君聖恭將付
剞劂用壽其傳屬不佞以校讎之役羨湖金文

敬公蓋嘗手定而尚有未整頓者遂就加隳括
刪疊辭而補闕誤又輯諸家論述文字以附之
釐爲二編後畱詒寢郎君問序于余余老閣鈇
槩久矣旣與聞是役亦有不致終辭者而竊念
先生道德之淵懿文章之英偉樹立之卓絕已
有徃哲之篤論備載譜中何庸贅爲只書其有
感于中者以歸之
崇禎後四辛卯季冬下澣後學海州吳熙常謹
書



冲菴先生年譜上

先生姓金氏名淨字元冲慶州人

皇明憲宗成化二十二年本朝 康靖 丙午九

月丁未日先生生于報恩治東聲兒里本第

是日夕判書公夢大星墜入懷中許夫人夢

白龍騰于大海飛入寢室抱如意珠納懷中

俄而先生生有異質聰穎絕人風神秀瑩

人皆異之

三十三年丁未先生 二歲

孝宗弘治元年戊申先生 三歲始入學

纔學語便知文字祖母黃夫人素博通經史
不就外傳而親自教之

二年巳酉

四先生歲

三年庚戌

五先生歲

四年辛亥

六先生歲

家有牡丹盛開香艷可愛判書公試之以韻
而促之先生即口號曰洛陽多甲第姚魏聞
芳菲色借楊妃貌香分韓壽衣翠凝烟乍暖
紅潤露初晞莫倚春長在明朝事已非判書
公大加驚異至末句不悅曰句法清而神秀

而哀必不得行其志享其壽然昌大吾門死
而畱名者必此兒也

五年壬子

七先生歲

侍母夫人疾

時許夫人有寒疾思異味不得先生徧求以
進家人悉驚以為孝感所致

六年癸丑

八先生歲

嘗侍判書公側食西叡判書公以食苾命題
先生揮毫立就曰長安佳茂大如瓠綠羅為
纈紫錦膚削之津津丹液出宛若石郎鬪富
如意擊碎紅珊瑚又若太真妃子睡初起臙

脂誤點胡兒酥更擬天庖蔗獎迸饗人貯在
頽玉壺文園有客病消渴一片八口沈疴甦
東陵故侯真吾徒青門十畝手自鋤君不見
苦如薺甘如荼有口誰辨真與誣年來世味
皆如此一盃金莖知有無判書公大加稱賞
曰辭意清麗句法精工雖使王子安見之亦
當流汗而走矣由是華聞日彰

七年甲寅

先生九歲

已通四書一經於文亦無所不覽辨解文理
宿儒皆不能及嘗受左氏傳於鄉先生日聽

數十張讀過一遍輒成誦不錯一字

師友淵源錄以

為先生受學於辛安亭云而未詳姑俟更考
○安亭名永僖字德優佔畢門人與南秋江
洪裕孫為竹林羽士文章行誼為一時士
林領紳縉紳東兩行者無不禮其門

八年

本朝元君

乙卯

十先歲

九年丙辰

一先歲

嘗慨然語同隊兒曰大丈夫生斯世偏小如
此邦安能有所為至有登東山之志

十年丁巳

二先歲

十一年戊午

三先歲

十二年己未

四先歲

魁別試初試

方八場一考官以罪被拿先生之從兄叅校
黃來代即以親嫌赴他所曰已晚輟去懸題
先生問題於考官諸舉子皆指笑及圻號先
生居第一人皆驚歎至會試辭以年幼不赴
且曰科舉之文不足學也遂沉潛聖賢書夜
以繼日判書公憂之使僮僕勿添燈油

十三年庚申

先生十五歲

六月丙午丁判書公憂

持喪悉遵禮制哀毀骨立啜粥三年酒醴不
入口幾至滅性長抱蓼莪之痛每見衰麻者
問親年幾何而遭喪變輒嗚咽不已及釋褐

後有詩曰幸已成名親不待應知生子養為

難聞者於悒

十四年辛酉

先生十六歲

十五年壬戌

先生十七歲

服闋

事母夫人至誠色養甚得歡心家貧無以為
養九龍潭在東嶺主峯之後路甚危險先生
日日持竿踰越步履甚捷釣得之數可適其
用則輒持歸又拾取松子蒲袖以為烹飪之
具亦以為當夜讀書之資

十六年癸亥

先生十八歲

聘恩津宋氏

進士汝翼之女雙清堂愉之玄孫○先生嘗挾册棲懷德鷄足山法泉寺夫人之叔父叅議汝諧一見而奇之令代撰疏章先生操筆立成宋公擊節歎賞遂以夫人妻焉

十七年甲子

先生十九歲

中生員試二等第七名

柳禮臣榜下

棲于清凉寺

寺在三角山後有贈志悅上人序○又贈寒山僧詩曰嶺外寒山寺逢僧眼忽青石泉同病客天地一浮萍疎雨殘燈冷持盃遠海聲

開窓重話別雲薄曉星明

許籍日本集無有當時或未及見云

此詩不知年姑附於此

十八年乙丑

先生十七歲

二作十一箴

先生立言制行動遵古訓作言行志勇慮逸

樂危懼欲容儀忿恨好惡十一箴以自警

歲見

原集

武宗正德元年

本朝恭僖大王元年

丙寅

先生二十一歲

會崔

可鎮壽具伯凝

壽福

于孤峰精舍講學

峯在九屏山南衆水匯處先生因以為號時與崔具諸公數三同志之士討論聖賢微旨

一意涵養食息之頃弗措也今三賢亭即其址也○先生祭友人文曰謂君之相之薄方如鸞停碧梧鵠峙翠竹謂君之器之小兮如廣廈千間龍驤萬斛而又尚書之仁而德兮足以流慶苗裔兮壽且福亦君之不忝不欺無私心兮足以爲神所勞受天祿何命之脩短不可期兮理之乖忤不可恃四十之年不過一欠伸兮五品之位纔止一郎親朋聚而祖道儼平生之遐想臨江天萬事已矣九原何處湖水悠悠哭有餘淚思有餘悲

出望森亭壽感

家乘而的未知出於公手然既云先生所製故姑錄于此以俟更考

二年丁卯

先生二十二歲

春中別試甲科第一名

先生自十四五務居敬窮理之學澹然無干進之意以母夫人命黽勉赴試連捷大小科而非所樂也後重峰趙先生題其殿策詩券曰寸晷少陳傳巖語經綸大手自天成天教孟子開東土錯道興賢國以傾對策缺

授成均館典籍○除司諫院正言○選入弘文館爲修撰○賜暇湖堂○遷兵曹佐郎

三年戊辰

先生二十三歲

三月乙卯魁文臣庭試

以三十韻排律應試居魁翌日 上命加一

資律見原集

除兵曹正郎○移副校理○郡守孫公尚長休官歸鄉以詩送之

四年己巳先生二十四歲陞校理○移獻納○以詩送

李希剛長埠赴平安幕○修撰李公希曾計至以

詩哭之○六月戊子合 啓請罷內需司長利

莘忌辰齋改正辛允武雲山君職

時辛允武濫除叅贊宗室雲山君貪汚作弊不合於該司提調合 啓並及之大司憲權

弘大司諫姜景叙執義趙舜司諫尹耕掌令

金安國申錫持平金協柳雲正言成世昌孔

瑞麟聯名未蒙 允

八月乙丑遞付軍啣

以內需司長利忌辰齋雲山君辛允武等事

逐日合 啓未蒙 允七月庚子兩司以情

勢合辭呈告又未蒙 允乙巳成均館儒生

全獻等百七十餘人上疏論臺言可聽庚戌

六曹又同辭請納臺言並未蒙 允時弘文

館又被駁不出久停常叅經筵八月壬戌承

政院 啓曰臺諫不可一日無今無臺諫幾
至三朔國事不可如此其所言可聽者聽之
如何日候稍涼請 御經筵 傳曰臺諫所
啓若可聽則何至如此雖御經筵臺諫不肯
入侍奈何况臺諫駁弘文館員進講亦難矣
待柳沃之來明辨是非然後爲之乙丑 命
送西銓三公以臺諫送西未便又請還收未
蒙 允○按陰厓雜記云臺諫以內需司長
利及忌辰齋事累月伏閣期於得請其罷去
雖藉以言涉不實實出於欲沮其義也且臺

諫言事既不聽納藉他事而罷之識者皆爲
聖朝惜之及金銓代爲憲長權敏手爲執
義人皆望其期悟 天聽以終大事二人唱
爲異論以爲不必以歷朝因循之弊以去就
爭之寢而不言物議鄙之夫長利與民爭利
忌辰辱先以瀆 國朝因高麗之舊至今不
除有言責者欲及 聖明之朝而請罷 聖
上亦必能從而沮於二人之口惜哉

戊寅還拜獻納

丙子 命前臺諫還叙東班仍 傳曰意妨

害言路故叙東爾等各盡其職知無不言可
也是日遂有是除

五年庚午

先生二十五歲

春除校理○三月進講

經

逢○庚寅上疏乞歸養

疏略曰臣一介賤儒遭逢

聖明致身經

幄榮幸踰分狗馬之懷思效微忠沒身不悔
第念臣有寡母窮居村野年迫桑榆疾病纏
綿欲及餘日歸養甘旨烏鳥之情不能自己
伏願 命通臣職使得終養 傳曰近處守
令有闕其差遣

除忠清道都事

時大夫人在報恩鄉第先生到任得一羹味
輒先送于大夫人又時往來省觀備盡色養
鄉人榮之

夏遊清風寒碧樓

有詩

秋約報恩守延夢與

九齡

偕入俗離山

有唱酬詩

六年辛未

先生二十六歲

和安亭辛公永禧詩以美辛

氏孝子

中庵集

年譜上

廿一

時辛世瑚世璉為母老兄弟俱乞郡出守溫
陽河川於其壽席安亭賦山海之篇以羨之
故先生作南山詩和之取小雅如南山之壽
之義

七年壬申先生二十七歲召拜校理○薦入吏曹為正
郎

八年癸酉

先生二十八歲

讀書于書堂

先生自選湖堂非在三司與外除則輒會計
訥齋祥蘇陽谷世讓諸公子書堂伴讀或計
論經義或吟咏情性

唱和詩祥
具見本集

四月製造

顯德王后改葬挽詞○秋又八俗

離山

省觀歸路歷八

吏判安公瑋請不次擢用

按已卯錄安貞愍判吏曹

啓請曰明經術

有行誼之儒若循資級例調一命無以獎勵
當時文望之士如趙靜菴諸公持除六品職
金慕齋金冲菴宋叅判欽潘判書碩枰亦請
不次擢用後皆為名宰相云

九年甲戌

先生二十九歲

夏除奉常寺僉正

中奎集

年譜上

十二

該司郎僚之除三司之乍遞乍仍今不可盡考

移書對馬島責其違約干恩之罪

書見本集

承命撰進郊廟祈雨祭文○秋操文哭大司

憲成公世純○撰進獻陵親幸祭文○撰進

崇義殿祭文○撰進延昌府院君金勣致祭文

○上疏乞外出補淳昌郡守

十年乙亥先生三十一歲七月與潭陽府使朴公祥聯

名陳疏請復故妃慎氏

靖國之初端敬王后慎氏當正位中壺而

勲臣朴元宗柳順汀成希顏等以后父左相

守勤死於難慮其害已建議請廢方遜處

私第自甲戌年間鷄異疊興或雌雞化為雄

或生三足雞如是者不可勝記識者憂之蓋

京房易傳曰妖雞之應皆有女氏之禍也是

年春章敬王后尹氏誕元子七日而上

賓壺位缺而宮嬪有覬覦者先生約潭陽府

使朴公祥務安縣監柳公沃會于淳昌之西

福泉寺議曰王后上賓元子在襁褓中

而朴淑儀寵傾後宮且有子也若遵 成廟
朝廢妃與 慈順大妃皆以後宮陞主坤位
之例冊封爲正妃則難爲 元子地矣莫如
復立 慎氏伸無辜廢處之冤明無以妾爲
妻之義所以全舊恩而防側位之窺也今承
求言之 教不容含默將合辭抗章謂柳石
軒曰吾輩俱有老親而吾與昌世皆有兄弟
君則無兄弟可以爲養者死則傷孝也不可
同參遂與訥齋陳疏略曰齊桓公葵丘之會
初命曰無以妾爲妻桓公霸者耳猶能知配

匹之重不欲件逆其分焉又曰我 朝家法
未可謂一出於正也 太祖以創業垂範之
聖感於嬖寵欲紊嫡庶之分逮于 宣陵以
黯黷之故踵仁宗之弊軌立本一差其流波
至燕山而遂蕩又曰今 慎氏未聞有可廢
之故而 殿下之廢之果何名也當靖國之
初社元宗柳順汀成希顏等旣除慎守勤則
以爲 妃廼其出也殺其父而立其朝慮有
他日之患曲爲自全之私舞出廢黜之謀茲
固無故而又無名也又曰元宗等刼制君父

放逐國母此萬世之罪人今雖已死宜明正其罪使當世與萬世灼然知大分之不可犯也其餘反覆而竭論者無非辭嚴義正尊嫡統而保元子之意也疏入上下批曰爾等之言是矣此是國之大事豈可聽小臣之言而爲之乎畱此疏於政院可也

八月丁丑徒配于報恩合琳驛

於是大司諫李荇指先生疏爲邪論大司憲權敏手和之擬放死罪力請究治遣禁府郎官拿推事幾不測左議政鄭公光弼率廷僚

救解曰淨等言雖不中旣承求言之教不可罪之以防言路遂杖一百收贖盡奪告身徒配于合琳驛時安公瑋憤大臣之議不得行於朝廷使體統不嚴是月庚辰因朝罷啓曰金淨等承求言之教竭誠盡言今以一二人之言反加嚴譴此實杜言路沮士氣貽萬世之譏也宰相秉國論斷國事臺諫特繩愆糾違而已大臣六卿侍從之臣舉請勿論則國是在此而臺諫獨非之可謂公論乎且罪敢言之士孰能忘身而殉國乎荇敏手

及駁安瑋指爲誤國爲物議所沮而停自是
朝野之士喪膽畏縮以言爲諱莫不歸咎於
荇敏手九月丁亥應教李彥浩因夜對進
啓曰臣近爲試官見舉子對策以臺諫論罪
金淨等爲自失職事是儒生之妄議所當棄
而反取之甚不可也 上不答左副承旨申
瑞卽 啓曰舉子對策各言其意若嫌於異
已而不取則非取士之道也彥浩啣之言於
敏手敏手將欲彈瑋而衆議不協遂止

戊寅朝講領府事鄭光弼特進官高荆山成夢

并知事申用漑說經任權力陳不可罪之意
上不從

十一月庚戌因正言趙公光祖伸救 命盡通
請罪兩司

時靜菴先生拜正言 啓曰言路之通塞最
關於國家通則治安塞則亂亡故人君務廣
言路上自公卿百執事下至閭巷市井之民
俾皆得言然無言責則不得自盡故爰設諫
官以主之其所言雖或過當而皆虛懷優容
者恐言路之或塞也近者金淨等嘗求言而

進言其言雖若過當不用而已何復罪之臺
諫乃以爲非而請罪至發禁府郎官而拿致
爲臺諫者能開言路然後可謂能盡其職也
金淨等事宰相雖或請罪臺諫則當救解以
廣言路而反自毀言路大失其職臣今爲正
言豈敢與失職臺諫同事乎不可相容矣請
罷兩司復開言路 上曰言路通塞其言當
矣金淨朴祥論人所不得言故臺諫請罪盡
適則過矣豈不可相容乎又 啓曰金淨等
所言之事雖不當矣然其上疏置而不問助

言之德彰著矣宰相亦知 上不用其言而
不論是非臺諫雖請罪之陷君於不義以成
拒諫之漸累 聖德放萬世如此之後 國
家雖有大事豈敢求言乎雖求之誰敢言乎
外方草萊之人欲言事者路聞金淨朴祥等
事而止治世安有此事其時臺諫尚皆在職
臣等豈與相容乎又 啓曰臣言無他意也
當時在外臺諫雖或相容人之所見不同臣
則不相容矣臣之所 啓爲言路而然也豈
可苟與之同乎又 啓曰 慎氏雖不可復

士大夫見權勢之人爭相趨附媚之猶恐後
得一羨言則喜溢於色稍見抑之則跼蹐不
自安此何異妾婦之道又嘗曰為治在人存
復古之志唐虞三代可回

十二年丁丑先生三十一歲春除副應教尋陞應教又
陞典翰皆不赴○卜居于滄丘

丘在錦江上流即清州之南古朱崖縣也龍
巖在其北江流瀉其間水石絕佳丙子丁丑
間始卜居每釣船游泳探勝樂放詩酒自娛
無意出世

七月特命擢通政大夫副提學

先生自以年少學淺不合時用聞命震悚
決意求退陳疏乞免時靜菴先生與先生結
道義交而方為上下之所倚重思欲協力贊
襄貽書敦勉上亦召旨絡繹先生始強起
入城肅命

八月陳啓請贈金宏弼爵謚從祀文廟
先是靜菴啓曰今之學術甚壞館中諸生
立志甚卑未見人才之傑特者士習頹靡莫
大之患也變化之道豈無其方如金宏弼鄭

汝昌者亟加廢獎則可矣至是館學儒生上
疏請鄭夢周金宏弼從祀文廟先生遂與靜
菴 啓曰金宏弼性度溫毅才職明敏少有大志力學聖賢忠信篤敬動遵禮義學問精深道德成立奮乎絕學爲世儒宗其有功效斯文大矣請隆爵尊謚從祀文廟以正士趨未蒙 允

合 啓請罷三清殿

按辛敦復三清洞記曰白岳山東南有三清殿故祭天之所也天壇五層石等甚壯 中

廟丁丑趙靜菴金冲菴並在玉堂一日六
啓而罷之蓋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封內山
川以諸侯行天子事非禮云

請刊行鄉約

按國朝寶鑑是年六月咸陽人金仁範上疏
請遵呂氏鄉約以變風俗 上曰仁範以草
野寒士欲變薄俗而回唐虞之治其志可嘉
夫本源不立則末流難救端本清源之道予
與大臣當任其責盍思丕變爲萬民先乎卿
等勿謂布衣之言迂講論移風易俗之方上

下交勵使人心歸厚風俗及朴不亦羨乎時
趙某金某等慨然以正風俗興正學爲己任
上方虚心責成由是草野之人多進言者
崔公汝舟來從學

字巨川文獻公冲之後兒時岐嶷早成才弱
冠已知有所謂學先生公退必遣騎下榻每
語人曰此古洛陽才子也後以泮薦官至州

牧

出玉
錄

冬除承政院同副承旨

轉至左承旨

進秩爲嘉善大夫吏曹參判○閏十二月除都

承旨

十三年戊寅

先生
十三歲

春授大司憲○遷副提學

○三月請設賢良科

先是靜菴請依西漢孝廉賢良科例令京外
各薦所知以爲臨軒親試之地首揆鄭文翼
公難之至是先生因朝講 啓曰薦舉親策
士林皆謂美事而竊聞大臣有異議其意必
以爲時有古今也然若以賢否取舍則不與
選者必當激勵以進於賢此正使人興起之

一大機也 上意未決是年冬靜菴又 啓
曰以 上之志于治久未見成效者由不得
人材也若行此法人材不患不得遂準請
四月因李誠彥疏請明邪正之分

時有李誠彥者上疏將謀陷士類先生進曰
宋時沈繼祖乞斬朱熹以謝天下蘇軾云素
嫉程頤之奸軾亦一時名士而乃至於此人
主之心公明正大然後不惑於邪說也今之
士類欲有所爲則時人輒指之曰王安石之
類也夫安石有文章節行而但不公其好惡

耳 上是之

五月復除吏曹參判○戊午兼同知 經筵事
○復拜都承旨○乙丑入侍 經筵請以趙光
祖還授副提學

時靜菴以副提學亦移除承旨先生 啓曰
今經筵入侍之人 上之所知也趙某在
經幄輔益弘大物論咸以爲稱職 天意豈
不知之乎承旨喉舌之地固當擇任亦可入
侍論難矣然不若專主其任也自 上真知
其合放 經筵官則不必遷轉他職也臣與

祖同志之人也其得同任固幸矣但計其
輕重而啓之耳上可之即以靜菴還授
副提學

請擇師儒之長

先生又言師儒之長爲人表率尤宜極擇

上問于吏判安瑋以柳雲爲大司成

六月入侍 經筵○庚午晝講入侍

至二十一日逐日入侍 經筵

七月復拜吏曹參判兼弘文館提學○戊申兼
同知成均館事

時成均館缺同知事右議政安瑋 啓曰聞

儒生之議副提學趙光祖宜爲同知成均館

菴以後進年少力辭曰今吏曹參判金淨有

物望豈可捨此而授臣遂以先生兼同知館

事先生以爲輔菴 聖德陶育人才其責俱

重力辭 經筵國子之任只解國子

樓 八月與監司柳公雲都事朴公世熹遊清州官

歸觀路也有聯句

九月復拜大司憲○壬子入侍 思政殿

與靜菴論古今治亂時政得失

冬因夜對請還金正國于侍從之任

時先生與柳公仁淑俱為參贊官入侍從容
講討語及當世用人柳公 啓曰用人須適
其器乃能自勵稱職左承旨鄭忠樑以病辭
職金正國宜合此任方面雖重豈愈取侍從
時思齋為海伯故也先生復 啓曰此非獨
仁淑之言乃朝廷公論正國雖不可長在喉
舌之地今不宜遠出於外 上曰卿言是矣
正國固不可離乎經幄第念東海連歲兇荒

民罹飢饉正國必體予意盡心拊循故特遣
之耳

十一月移拜吏曹參判○被抄進講性理大全
諸員

靜菴言于 上曰性理大全體用該備天文
地理禮樂法制道德性命之理無不畢具治
世之謨不待乎外如金安國李紆金淨等並
令講論於具家一月之內三會弘文館使之
進講則庶有益於 聖學也 上允之抄凡
二十二入

十四年己卯先生四歲正月移副提學○請治金友會亂言之罪

時有信平君康允禧上變告前牧使金友會誣允禧曰金淨等近欲追論朴元宗剖棺斬屍削靖國功臣而趙光祖以李耜赴京未還止之故姑停今者賢良方正科若出布列朝廷則必盡除舊臣吾欲先幾剪除 上御思政殿拿問友曾搜槩仍 命下禁府令大臣兩司雜治之先生與執義朴守紋司諫金練同辭請於闕庭鞠之乃鞠放慶會南門外友

曾杖訊一次招伏是實擬以亂言律杖一百流配

復拜大司憲○上疏論許氏滅獲事

先是燕山朝被禍人許磐家滅獲沒入於內需司矣許氏伸冤後內司與許氏爭訟論以屬公故先生上疏爭其不可至曰 殿下君也許氏民也君而直與民爭之又誰有可公者而必曰屬公耶末段又及黃衡盧種事或云先生受禍最酷實由於此

歸覲許夫人于卿第○上疏乞解職終養

時大夫人年老衰病先生不忍遠離上疏講

得力耕給母暇日討究典墳培眷基本以為

他日陳力之地疏上未蒙 允 疏見原集 上令

本道備給大夫人食物又許往來省覲

夏特陞資憲大夫刑曹判書兼藝文館提學上

疏乞解官不許

先生自丁丑秋數年間特被 眷遇歷盡顯

要及除是職控懇力辭至有乳鼻褲童當六

鄉之任豈不羞辱朝廷之語每日晨起詰闕

呈疏不許則輒赴公坐日暮始還如是者累

月至於提學之兩館兼帶目 國朝以來所

未有也士林莫不榮之而先生尤以是不自

安焉當是時朝家屬望雖重而先生則以亢

滿焉懼實欲辭榮取間俟其道成德立以副

吾君期待之意而 上眷方隆辭愈力而終

不得 命則日思糜身報效時 國家法久

而弊又經亂政不啻若元祐之當改其所以

革弊興化奮起事功者無所不用其力而放

君子小人進退之幾尤致意焉舊臣之不容

時議者磨牙鼓吻匿跡旁伺矣

五月大憲趙公陳 啓復伸乙亥疏正論
靜菴 啓曰 慎氏復立之議金淨朴祥至
故上疏亦是正論而其時議者欲置之大罪
此等事皆小人所藉口而士林之禍根潜伏
於此 聖上不可不知而亦不可不言放
元子也今師道雖不立而朝廷之士有朋友
相責之義友道尚存他日有欲陷君子者亦
必指爲黨類如宋之元祐也自古正直之士
盛行於世則必有大禍隨其後今閭閻之間
亦皆以大禍必生於朝夕云蓋懲於前者深

矣

六月送權仲虛

撥

宰三陟

按冲齋集時 上銳意圖治羣賢滿朝協力
贊襄期興至治而施措濶大更張無漸且論
議務爲激切不知檢小多處散地潛伺釁隙
及權公將行諸賢出餞權公言近日事似過
激且少變之先生不應○先生贈友人詩曰
采芥初接一團溫司檝隨緣又襲薰常恐幼
安終割席豈圖元禮許登門三年瘴海龜曾
放兩首離詞玉尚存懶病謾教違面叙炎涼

七言集

時得賴兄聞人間歧路寧復歎夢裏功名置
莫論桃縣即今聊試手杏園他日要收勳窮
閭抱散誰憐我昭代蜚英已付君南國風烟
看漸暖折梅何處役吟魂

人而姑
錄于此

戊辰答安順之處書

是時諸賢以近思錄付求禮倅安處順新刊
畢求跋於靜菴靜菴固讓於先生奇服齋遵
金自菴練亦共屬製之安求禮屢有書懇先
生謙讓答以不可輕為相議為之其見重於

諸賢如此

七月登對陳獄囚多死之弊

上問曰罪囚多死云予甚惻然何故至是也
先生對曰囹圄偏窄氣鬱不通而然也或言
宜增設而廣之然臣為司寇不能致刑措乃
請增囹圄何以兌四方之譏乎 上命增修

九月與韓恕卿忠遊玉溪山

時韓公出為忠清水使南來等欲搆黨禍除
之也先生有別詩

詩見
原集

十一月乙巳因南來沈貞洪景舟等密告下獄

中庵集

年譜上

三十一

杖配錦山

上雅尚儒術方是時招集羣賢銳意文治先生與靜菴感敵殊遇以堯舜君民爲已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如講明小學書以敦蒙養刊行鄉約以教民彝罷昭格署以正祀典設賢良科以額後又削濫勲以杜幸門之類是也朝野拭目唐虞之治指日可復而年少諸新進勇於改絃不度時宜持議益峻人皆側目及侍筵中進講文義縱橫出八辭語太蔓以至朝講日晏乃罷聖體有時疲倦久

伸或徒坐晏然有聲而諸賢不覺也南來沈貞洪景舟等曾爲士類所駁斥及他舊臣之在散者潛伺間隙思欲甘心者久矣至是揣知上意有厭色乃使景舟教其女熙嬪以走肖爲王等語恐動上聽又曰武士等怨嫉彼輩謀欲殺害若朝廷不先處置則必生大亂也適會改正功臣大小人情俱怒乃於是月十五日二更來貞景舟與金詮高荆山金克幅成雲等密開神武門以入俄逮先生及大司憲趙光祖承旨尹自任朴世熹朴薰

副提學金統大司成金湜應教奇遵等致于
闕廷將殺之領議政鄭公光弼牽裾泣諫
上意稍解仍傳曰趙光祖金淨金湜金統
等交相朋比附已者進之異已者斥之聲勢
相倚盤據權要引誘後進詭激成習使國論
顛倒朝政日非在朝之臣潛懷憤歎畏其勢
焰莫敢開口尹自任奇遵朴世熹朴薰等和
附光祖等詭激之論並下義禁府諸公皆以
爲必死相與酌酒永訣是夜長天無雲明月
滿庭先生有詩曰重泉此夜長歸客空留明

月照人間自菴和曰埋骨白雲長已矣空餘
流水向人間又吟曰明月長天夜先生和曰
嚴冬惜別時皆從容自得自獄中聯名上疏
曰臣等俱以狂疎愚戇遭遇聖明出入
經幄得近清光但恃吾君之聖將展竭愚衷
冒犯羣猜只知有君不計其他欲望吾君
爲堯舜之君茲豈爲身謀天日照臨無他邪
心臣等罪固萬死但士類之禍一開將不念
後日國家命脉耶天門阻隔無路達懷泯
默長辭實所不忍幸一許射問萬死無恨

情溢辭感不知所云先生所撰也翌日供曰
臣年三十四少戇愚性又褊迫濫廁六卿常
自兢慎思報國恩凡論思之際務欲一出於
正日夜憂念而已交相朋比詭激成習使國
論顛倒朝廷日非臣實無之推官取諸公招
辭入 啓請加刑訊 傳曰此事已定議不
可用刑照律可也推官金詮等 啓當以奸
黨之律斬其身籍其家殄其妻子 上下教
曰光祖淨湜統賜死其餘竄遠方承旨金謹
思聞 命逡巡史官蔡世英請更議大臣處

之鄭相在賓廳謹思出傳 上旨時日已昏
矣鄭相驚愕捫燭嗟惋即力請入對 啓曰
小臣等在職亦久豈料今日有如此之事乎
此人等但以愚戇不識事理以致如此若干
重罪則臣等豈不請之乎 上曰此果重事
當更思之 召承旨成雲 教曰先祖等決
杖遠方安置自任等減杖付處鄭相退賓廳
又 啓曰此人等既免罪是天地之仁也但
皆病弱若杖而遠去則死於中道未可知也
恐朝廷得殺士之名而無減死之實也五

啓皆不 允成守琮與士人洪奉世解衣賂
杖者得輕夜三鼓諸公自獄還家十八日早
朝出東小門外人家又命還聚八人於禁府
使成雲傳 聖旨曰汝等俱以侍從之臣本
欲君臣同心行觀至治汝等人物亦不爲不
良但近來凡事過誤使不平常朝廷日非故
不得已罪之然予心何安朝廷大臣亦何有
私意哉汝等之罪至此者皆予不明不能先
防其微也若罪以律則必不止此特爾等非
有私必但爲國事不自知其過激之過也故

未減罪之汝等知之而去又使南來草 傳
旨曰予惟不明于德徒切求治之志而罔有
知人之明用舍之際大有謬誤予甚惡焉頃
者趙光祖金淨金湜金統尹自任奇遵計世
熹朴薰俱在侍從以性理之學朝夕勸講予
念其爲人可與輔成予治擇差官以處之超
資序以薦之予之所以待遇之者可謂無負
矣不期交相締結盤據權要謂祖宗之法不
足守謂老成之言不足用至於議事之際稍
立異同則必極口排沮要使折之而同已在

朝之臣畏其勢熾莫敢開口察其所為歸任
亂政事狀已著終難可貸固當案律治罪以
明示百官第念前日侍從之故特從末減各
以罪罪之此豈予之得已也惟爾議政府布
告中外咸知予意案中初有誣上行私之言
鄭相 啓而去之

太學生李若水副提學李思白大司憲柳雲典
翰鄭應俱上疏伸救

時太學生聞諸賢被逮爭先詣 闕幾千餘
人李若水申命仁朴光祐等相繼上疏明其

無罪為門者所拒發憤闖入闕廷號哭聲徹
大內 上聞之命下獄生員林鵬等數百餘
人又上疏伸救請與若水就獄坊里鄉約諸
人亦上疏不知其數 答李若水諸人等疏
曰光祖等初豈欲誤國事自上亦行觀至治
近來此輩多有過激之事故不得已罪之大
臣亦欲安靜朝廷非讒邪排斥君子也先是
李公思白柳公雲內有志槩而外無拘檢為
諸賢所斥至是俱長臺閣論思乃極力伸救
鄭公應上疏亦切皆不納○柳大憲雲伸救

疏中所論亦大有理不可加罪且臺諫職主
言路而反罪言事之人先自閉塞以成人主
拒諫之漸其失大矣請皆罷之 上議于大
臣盡遞兩司十二月癸丑大司憲李長坤大
司諫金安國右靜菴之能救言路掌令柳溥
金希壽惑放李彥浩之議右符敏手曰言路
乃國之餘事長坤反覆曉諭猶不相容乃詰
闕各陳所懷 命適長坤安國仍 命溥等
行職直提學金安老等駁適溥等亦不分辨
曰光祖爲言路扶植符敏手爲宗社請罪云

當時廷議互相是非實士禍之根本也朴說
爲都憲托病呈辭方有寧爲諫長議同靜菴
而爲弘文館所憚時議以爲先生欲伸 慎
氏廢處之冤明無以妾爲妻之義符敏手指
爲邪說實出於妬才仇善彥浩之謫附安老
之兩是皆得罪於萬世之公論翰林李若水
因公事謁鄭文翼公公曰臺諫職主言路猶
執已見余甚非之弘文館出兩是之說而不
能辨析故朝廷使執拗之輩無所開悟而徒
長 上志之疑惑是可歎也

諸賢時與執義尹世霖掌令李謙任樞持平
趙光佐申抃司諫吳絜獻納李忠健正言尹
漑俞炯等急故救禍未及行臺中相會禮大
諫李蘋効以不行會禮遽卽彈効失臺諫古
例代以李沈沈時以慶尙左監司與右監司
文瑾期會聞朝廷變起瑾失色愀然先就客
舍坐而達曙沈揚揚自得終夜宴樂俄而承
召咸陽郡守文繼昌贈詩曰明公此去似登
仙盤錯須憑利器剋畋獵豈無三窟兔會看
一鷄上青天十二月真蘋等合司詣闕請加

罪先生又請罷薦科○時黃季沃徃見魚叔
均謂曰吾欲上疏救趙大憲等已具疏草子
其寫之遂出諸袖示之曰疏意若何答曰此
疏甚佳非公好善安能及比仍極口勸之季
沃不爲而去後數日與尹世貞李來等三人
上疏請斬先生等八人辭極兇慘表憑亦上
疏請斬先生等以快輿情季沃牧使瑋之子
也初以伸救諸公繫獄未踰月又請殺無赦
其心術之無狀如此

十五年庚辰

先生三五歲

正月移配珍島

十一年丙子

先生三十一歲

三月蒙宥

是年春大臣及諫臣侍從請放先生及訥齋
上不從諫院上劄力陳又不允咸以爲
牽於兩是之說久未蒙宥公論歸咎安老疏
至三月己丑正言朴世熹辭職曰臣前爲副
修撰時直提學金安老構出兩是之說當初
臣意不然爲人所拘未敢別達己意臣罪萬
死 上曰放棄爲非則其時直陳己意可也
而旣不能然今乃曰余意本不如此云云豈
可乎世熹汗出沾背掌令洪彥弼持平并止

衡亦辭職曰彥弼爲應教止衡爲修撰時牽
放棄老之巧飾同辭 啓之辛卯弘文館校
理申光漢副校理李清副修撰尹自任著作
竒遵等至是悔悟亦請辭職敏手荇深嫉靜
菴而彥浩嘗與金慕齋言及此事勃然厲聲
曰其時何不除金朴而使紛紜至此乎未幾
長城守儼嵩善正濊詩山正正叔江寧副正
祺等聯章言某等不可罪 上曰金淨等被
罪後絕無進言者今可以張士氣也遂命
釋先生及訥齋

先生到錦山錦山之距報恩纔百餘里時母
夫人疾篤先生聞之請於本倅鄭熊往覲未
及還聞禁府都事黃世獻以押移珍島下來
即馳還偕至配所道過淳昌淳昌之民男女
老幼爭持酒饌攔道涕泣曰此吾舊使君也
可未答安順之書

安公以書問先生答曰僕之罪遊於殼中能
復幾日天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今
獨有俟命而已

夏拿鞠裂衣三上疏陳情特命減死安置濟

州

先生之莅淳昌也李沆以承旨投簡而不書
名字銜下但着署且稱記下先生題其簡後
曰曾同書榻與鑾署流落天涯一病軀天上
華咻承旨李臨題還憶故人無沆聞之大舍
憾至是修却以先生之抵報恩論以亡命與
執義金鱗孫司諫蔡紹權上疏請加罪並鄭
熊黃世獻拿鞠置對熊受沆嫉畏禍及已構
捏虛辭以誣之先生自獄中裂衣三上疏白
其寃狀略曰頃者身犯重罪蒙恩竄配母

秋入楓嶽

先生雅好泉石每有脫身出遊之志及自謫所宥還益無意於仕進逍遙林下徜徉忘返至是入楓嶽周遍名勝多有題咏所著叢石亭重修記萬瀑洞金欄窟等詩皆膾炙人口

訪朴君舉

良道

于江陵

朴公孝行甚篤母沒不赴舉先生聞其賢自楓嶽歷路訪其家家甚貧手絢索雜於傭保先生初不知其主人及語知其所蘊遂班荆而飯瓦尊菜菽信宿極歡而還臨別以躋躅

杖留贈以詩朴公答云似嫌直先伐故欲曲其身直性猶存內邦能免斧斤蓋以戒先生也

十一月庚辰叙拜司藝

至是是非稍定羣奸屏黜因公議自上特命先生及訥齋給牒叙用先生無意立朝不赴除命自春夏以後累入俗離山棲堯率菴沈潛聖賢書仰而讀俯而思夜以繼日兀然危坐若泥塑人焉居敬主靜之工默察此心於善惡公私之分

則不知其子之惡過爲憂傷勺飲不進遂生
大病纏綿床席及至危劇命如一縷也乃急
來報五內崩裂未暇遠及謂意立朝無狀既
貽母憂以致危病若又不得一面永訣人間
地下痛何有極母子之情不能自忍又意距
程一日可暫往還遂乃馳覲執手相訣母乃
既見後懇教速還臣亦不敢違越遂即馳還
路聞都事速到惶恐蒼黃劃即馳到遂與偕
至移配之所此臣之所爲大槩如斯旣負重
罪身爲累囚而乃顧私情干冒邦憲臣之罪

大矣至放以臣爲亡命則寃實甚焉臣雖無
狀 國家一日號爲宰相而待之者安敢爲
如此之事也夫逃者必於深夜潛蹤匿跡使
人不覺豈有於朝時顯令守直人告邑守者
守直人若知其逃豈有不即捉告爲邑守者
又豈不即發軍捕得乎若果爾其被執豈免
數里之內乎臣之初出參見非一二人可以
卜質矣况失囚而不即追捕非人情豈復有
通簡至再殷勤餉賚者乎臣雖負罪亦曾廁
士大夫之列豈宜使寃枉之狀長掩莫白臣

金公鳳祥來受學

清道人乙巳名臣鸞祥之兄按退溪集云金
叅奉鳳祥嘗從金冲菴遊得聞道義緒論慨
然自奮從事於此學其探究服行皆有課程
金顧來受學

咸昌人以總角來謁即口號一絕先生曰可
教命以名常隨先生授聖訓解詩句多有所
開悟後登進士

從住天富天宇來受學

天富官至郡守天宇官至典翰

以持心爲學處世之方告示學者

先生每對學者問此刻爾心安在直告則曰
人心本虛而無迹須臾馳騫難於調六馬須
存養省察操持收斂常在腔子裏又教學者
曰爲學工夫自減寢食少言語始文曰君子
之處世不可有輕人之心亦不可有上人之
心懷輕人之心者類乎薄挾上人之心者類
乎狂又曰大丈夫處世當容人而不可爲人
所容當制慾而不可爲慾所制觀婁師德丙
吉之爲人則氣自平而理自明矣又曰近世

之愚微固不足屑然豈非 聖世之大欠耶
又曰熊急於自脫不顧人之枉死又曰熊之
虛構之情既窮於黃世獻對質之時何獨放
臣而取彼以爲正哉以一事而世獻則得伸
臣則抱冤枉而死豈不痛哉疏上 上閱其
思毋而無他情決百棍安置濟州○先生至
海南之海涯憇道傍老松下吟成三絕白松
木而書之曰欲庇災鄉暍死民遠辭巖壑屈
長身村斧日尋商火煮知功如政亦無人又
曰海風吹過悲聲遠山月高來瘦影疎賴有

直根泉下到雪霜標格未全除又曰枝條摧
折葉鬢鬢片斧餘形欲卧沙望絕棟樑嗟已
矣植牙堪作海仙槎士林傳誦莫不憐之○
八月二十一日始到謫所廬于州城東門外
半里許金剛社先生之弟易隨至謫廬以閏
八月九日將還先生贈詩曰天畔羈懷切分
携縈脫初汝歸應拜母兄住尚思吾骨肉空
幽夢親知各塞隅海山瞻皎月風雨慎征途又
戒曰余平生處心不愧幽獨而今得奇禍汝
等勿以我自怠也濟州之俗尚淫祀而矇放

禮先生述喪葬祭儀以導之氓俗一變島中
文教之興始此島地蜃瘴墊濕水泉多嘔泄
病人先生旅謫廬之傍鑿一井甚清冽飲而
甘之後人慕之名其井曰判書井圃巖尹尚
書鳳朝文以記之○世所傳東人例式即先
生所撰豈當時教於濟者耶○按濟州日記
曰先生到謫所十許日似夢非夢有白衣老
人來致諉曰與子相見久矣不知文章之如
何願賞一篇先生答以流落天涯焉有一字
隨來者老人欲以韻試先生不肯老人曰可

與聯句即呼首句以促之先生不得已罷勉

應之至琴從膝上鳴老人驚曰詩格依舊吟

玩良久因忽不見云詩曰積雨初晴後老人新

涼樹梢生先生夜深幽戶靜老人月近小窓明先生

詩自枕邊得老人琴從膝上鳴先生此間清意味

老人難與俗人評先生

十六年辛巳先生述濟州風土錄

按魚叔權稗官雜記曰先生答其外侄書備
錄濟州風土其叙物產處似相如子虛賦而
光醖則加焉又文字悲壯實近世之所未有

也

錄見
原集

十月戊申

命賜自盡

至是域機又發宋祀連誣告獄旣成衆等上
疏略曰自古小人知之甚難而去之尤難雖
明智之君鮮不爲所惑蓋其言則君子之言
而其行則君子之行飾詐文非托公假名能
使人不知其小人故人亦不知以君子待之
及其得志則引進同類交相締結廣植其黨
布滿朝廷左右提挈內外盤據權柄在手用
舍惟意勢熾赫人鉗其口而莫敢有議故

人主孤立於上國勢岌岌於下將至不可救
此有國之通患也往者國運不幸士林啓釁
金淨朴祥本以淫譎之資倡爲詭論當此之
時是是非非罔有紀極言論洶洶越月踰年
安塘繼以無狀小人任銓衡進退人物不謀
於朝私議於家趙光祖金淨金湜柳雲金安
國李紆崔淑生金統韓忠柳仁淑朴世燾金
正國申光漢奇遵鄭應李若水崔山斗李忠
健李希閔梁彭孫鄭浣李清分授清要出入
臺諫侍從管執樞機朋黨周比行汚而寄治

身私而托公日以植黨爲事如其異己者則
雖公卿大臣奉公憂國之人必羅織構誣其
所無之過失而斥之如其附已則或曰有學
行或曰知理學或曰知向方自是之後附托
者甚衆聞申用溉之卒會核鄭浣之家議其
爲代金湜曰孝直其人也光祖曰姑食我勿
說元冲職次亦高此人可也非徒此也李若
水奇遵顯放綢人之中曰光祖合放吏判李
紆合於兵判文瑾合於刑判甚至安瓚庶孽
也而亦可爲刑曹正郎云而略無忌憚且其時

成均同知有訣金淨趙光祖同入侍 經筵
光祖曰金淨其人也金淨曰光祖其人也乃
托放和讓而實自相譽又放 便殿入侍光
祖曰文瑾有古人淳直之風文瑾曰光祖有
伊洛淵源之學此等之語固不可言於朋友
之間况於君父之前乎至於奸黨事敗之日
不能顯示罪惡失放不經故大憲雖除根核
尚存失據疑畏之徒累日伏闕皆言無罪甚
者或曰此人等赤心報國者也下至儒生排
闥直入被髮號哭可見光祖淨等誣人感世

之甚也云云此疏來所自製而巧飾陳列構
陷黨人使一世之人不得論救其為奸譎至
矣自 上遂賜先生自盡先生聞 命色不
變呼酒快飲執牧使手歷問時事移書兄弟
勉以善養作絕命辭以見志辭曰投絕國今
作孤魂遺慈母兮隔天倫遭斯世兮隕余身
乘雲氣兮歷帝闈從屈原兮高逍遙長夜冥
兮何時朝烟丹衷兮埋草萊堂堂壯志兮中
道摧嗚呼千秋萬歲兮應我哀辭畢從容就
盡○按楓菴輯語及於于櫟譚曰先生未釋

褐時遇來於友人家醉不為禮來待之甚恭
曰聞措大名常如卷中人乃幸得拜於今日
來新得輞川圖障子願得佳篇遂令蒼頭取
核家以進先生醉墨揮灑亦不沉思而就曰
江南有樂地夜裏夢逍遙自買花村酒分明
過此橋來再三稱善然心常快快云

世宗嘉靖元年壬午冬返葬于清州朱崖縣塔
山里坐乙之原

曾所卜築之地滄丘之上也先生無嗣繼子
哲葆與弟易奉柩返葬

二十四年

本朝 宋 靖 大正元年

乙巳六月

命復官爵

時太學生朴謹康惟善等上疏極論已卯諸賢被誣之由且請還給職牒以正士趨疏略曰嗟乎當時之士無罪而橫罹者不可勝數而有如金淨哥遵之死最爲誣枉淨哥與光祖志同道合協力贊治及其禍起淨哥諱錦山遵諱牙山心知其必死而欲與母一訣淨告邑宰乞暇觀其毋放報恩而還斯可謂亡命乎遵之毋遠隔茂長行不得自由則登嶺望遠以寓古人陟岵之思有頃而還斯可謂

亡命乎茲二臣者實欲亡命則豈有自還之理乎兩邑之宰希附來貞之旨鍛鍊而誣告來貞乃復攘臂肆言以爲淨哥自謂動法古人而卒乃以君之命則其流之所行類若是乃以是累光祖甚者又以不軌之名加光祖而蔽錮聰明可勝痛哉伏願 殿下痛察而一雪之則不惟三臣之魂感泣於冥冥之中先王在天之靈亦且喜 殿下能盡繼志之道也三疏 批曰汝居首善之地好古而論時疏章三上辭懇意直所學之正何以加此

之言南來官職削奪宜當云大臣處收議於
是大司憲金貴榮大司諫姜士尚副提學盧
守慎直提學閔起文左相權轍右相洪暹等
並議啓 傳曰南來之事非但玉堂上劄近
日經筵屢言故下問而今見朝議上自大臣
下至兩司一一陳列不謀而同不可不從盡
奪官爵以快士林之憤

冬太常獻謚議

退溪先生又於 筵中啓曰趙光祖以不世
之遇與金淨金湜奇遵韓忠等相與協力同

心設立法條以小學爲教人之方且欲舉行
呂氏鄉約四方風動若久不廢治道不難行
也但當時年少輩不無欲速之弊舊臣之見
擯者失職怏怏構成罔極之讒一時士類或
竄或死餘禍蔓延至今也又曰己卯之禍正
由南來之奸而終爲 中廟之累可謂罪通
於天矣今若 褒贈光祖等而罪來則是非
分明也於是太常獻謚議曰金淨資稟醇美
才器英異沉潛經訓詞致特深莊重寡言聖
賢自期居家孝友好善有誠遇知 中廟志

懷致君言無不盡國耳忘家責難而敢放逆
鱗激濁而期於勵俗請立賢科名流拔茅講
明鄉約民彝歸厚果於更化而欲行已志直
道殉國而不為身謀其學問之博操履之正
可謂無愧於古人矣媒孽橫生齋志而沒是
可痛已謹按謚法博聞多見曰文直道不撓
曰貞請謚曰文貞

四年庚午享于清州莘巷書院

初名有定洞書院即慶徵君延鄉賢祠也至
是栗谷李先生宰本州以為本州士林之薰

沐莫如先生不可無崇報之所遂並享之

顯宗庚子 賜額取伊莘顏巷之義

神宗萬曆四年丙子遣禮官致祭

改 賜謚文簡

謚法博學多聞曰文居敬行簡曰簡

五年丁丑錄用嗣孫

時先生之長孫百煉早逝無嗣仲孫熙煉出
系本宗朝廷以第三孫益煉為先生嗣除掌
苑署別提屢遷至察訪

六年戊寅建橘林書院于濟州

即先生結纓之地也島中人士為先生建院
上疏請額 宣廟嘉之 賜號曰橘林 命

賜學田定額養士至今文化蔚然濟州之有
書院自先生始

三十五年丁未建花山書院于淳昌

三十七年本朝光海君元年己酉建崇賢書院于懷德

雞足山下泐泉寺近處先生讀書之處也同
年 賜額

四十五年丁巳建星谷書院于錦山

先生初配之邑也 顯宗癸卯 賜額

毅宗崇禎十四年本朝仁祖大五十九年辛巳六月神道
碑成

先生既雪寬百餘年墓道闕顯刻嗣孫承旨
聲發鳩工豎石文則月沙李公廷龜所撰

三十八年本朝顯宗大五十六年乙巳六月乙卯因溫泉

幸行遣禮官致祭

九十年本朝肅宗大五十四年丁酉三月辛未因溫泉

幸行遣禮官致祭

百十二年本朝英宗大五十七年己未七月乙卯因 溫

陵復位遣禮官致祭

先生被禍後無人說到 慎妃之冤矣及
肅廟朝縣監申奎抗疏請復而大臣南九萬
難之只令中官守直 別廟至是曰儒生金
台南之進言 聖意堅定縶儀載舉時筵臣
有言先生乙亥就者 上亟取讀之歎其辭
嚴義正 陞祔禮畢遣官致祭于墓
錄用嗣孫

先是侍講官黃最 啓曰己卯諸賢中故判
書文簡公金淨道學氣像爲先輩所推重冲
菴卽金淨之號也先正臣李滉以爲冲庵學

問實高人一等文貞公申欽以爲冲庵氣像
如峩嶠千仞雪色崢嶸百載之下可想其人
矣君臣際遇庶幾有挽回三代之望矣終爲
羣小之搆誣己卯士禍至今直令人心驚魄
奪可勝痛哉竟死於絕島返葬於清州杖屨
之鄉而今聞後嗣寢微不振丘墓凄凉香火
廢絕云過者聞之莫不掩涕先賢子孫之零
替者自 朝家曾有錄用之例己卯名臣如
金淨等人與他尤別在 聖朝崇獎之道宜
令錄其主祀之孫以樹風聲恐合於激勸衰

世之道 上曰金淨主祀之孫有立朝之人
耶最日子孫零替時無立朝者矣 上曰金
淨主祀之孫訪問錄用事分付該曹可也至
是嗣孫昌運特除寢郎

百十七年四月甲子淳昌三印臺碑成

臺在剛泉山中先生與訥齋石軒乙亥議疏
之址也俗傳三賢掛印於一小峰故名之云
初鄉人及道內多士景慕三先生之高義有
卽其地立祠之議以 朝禁未果至是始立
石表之陶菴李文正公撰銘○按海東淵源

錄云訥齋弟祐時任南原亦往來共語故謂
之三印一說冲訥之後河西以玉果倅來遊
故後人艷稱三印云蓋以石軒之名不列於
疏故有是疑姑兩存以俟叟考

百二十三年庚午十二月戊子因溫泉 幸行
遣禮官致祭

百三十一年戊寅春 贈領議政

時因 溫陵誌狀纂輯 上親覽先生乙亥
疏 教曰金淨以一郡守朴祥以一府使其
能聯名抗章辭嚴義正百代之下令人凜然

已未年只錄用其後可謂久典仍 命贈領

議政 贈朴公正卿

百六十三年

本朝 正宗 大正 十四年

庚戌三月忠清全羅

兩道儒生生員尹載厚等四百餘人上疏請不
祧蒙 允

先生被禍後夫人宋氏即有自裁下從之意
而爲其姑許夫人年老在堂不忍遽決至誠
孝養許夫人以天年終既葬宋氏遂處置家
事八日不食而就盡遺言曰家翁慘禍千古
至冤當初請復 慎妃之疏實出於扶倫綱

爲 宗社之血誠而言卒不行禍至於此窮
天極地之痛尚忍言哉然公論之定必待百
年義理一伸豈無其日乎惟我 慎中殿幽
寃未伸之前勿埋家翁神主而待之可也復
曰雖過百代必待 慎中殿伸冤之日可也
言訖而終子孫守其遺教親盡而不敢祧矣
及至 英宗己未春 溫陵復位是年春自
上特命教祭于淨右議政宋寅明 筵白
曰先正臣金淨致祭事 命下矣聞先正被
禍後其夫人有勿埋神主之遺言故其子孫

尚奉神主於其家云此雖出於婦人之至痛
今當 賜祭之日既知神主之尚在則 朝
家亦何忍使之埋安耶夫 國家放從祀大
名賢及功臣節死之人皆令不祧先正雖非
從祀先賢道德學問既與先正臣趙光祖並
稱且其守正被禍至今令人飲泣則風烈不
下於死節况今 溫陵復位實由先正一疏
則亦可謂有功於國家今若特許不祧而仍
令致祭於其神主則恐合便當矣自 上歷
詢筵臣後有今番致祭則行於墓所不祧一

款議大臣稟處之 命判府事金在魯獻議
以爲 國家放文廟從祀之大名賢太廟配
享之勲臣外未嘗不祧節死之人不祧臣則
未之前聞今此先正臣金淨神主之尚奉律
以國法未爲得當而右相所論何忍使之埋
安既存之神主云者誠亦然矣爲今之道一付
諸本家 朝家勿預焉可也右議政宋寅明
以爲此事臣既發端則今何敢別容獻議而
金淨道德學問既與先正臣趙光祖齊稱則
今難別令其不祧未見其不可也而况其神

主之不理初出於慘禍後婦女哀痛之情因
事上聞適在於二百年之後其情則可哀其
事則可貴且所謂不祧非別有 恩典之可以
舉行既不忍使之埋安則此便是許以不祧
臣之愚見自初如此云 上命金判府事議
施行至是 上因尹載厚等疏賜批曰文簡
公金淨不祧事已未 溫陵復位時故相筵
奏可謂不易之常論 先朝處分無異允可
而在其時則節義人不祧未有成式至甲戌
以後始有定制如文忠公李廷龜忠肅公

徐渚諸人亦以事功之可觀一體不祧今故
文簡之不祧寧或持疑况文簡之室人辨命
也其說曰公論之定必待百年寃未伸雖百
代勿埋神主其言切悲其節絕高以此 朝
家勿許埋置於去已未而今年適營 溫陵
立碑之役諸儒之疏登徹於此時亦可謂若
有待然特許爾等之請仍令該曹照例舉行
卜日遣承旨致祭于文簡之祠祭文當製下
爾等知悉

四月己卯遣承旨致祭

五月癸未 命錄用嗣孫

傳曰今因文簡公金淨家致祭承旨復命取見其子孫參班錄至於半百之多可謂其後也昌其主祀人爲九世孫云而八世以前皆有冠冕若非文而臺侍郵官則皆蔭之守宰寢郎間又有度支知申別例之 贈獨今之主祀人年過六十迄無一命之啣甚是欠事近來銓曹用人不如古卽此又可知進士金商協令該曹初仕待窠調用又見儒生參班錄勿論本邑鄰邑朝官儒生之來參亦近數

百固知湖中人士之貴名節而如是爭先參班亦可謂尚有先輩餘韻使京士之不赴似此會集者觀之能不愧無語乎曰此言端思之故名臣文簡公朴祥同功一體而後孫多在京云令政院搜訪本家舊藏文蹟以啓仍命下此傳教于本道曉諭列邑使諸生知之

百七十年丁巳夏遺墟碑成

碑在報恩治東聲是里先生嶽降之所也文敬公宋煥箕文以記之

百七十二年己未二月戊申錄用嗣孫

傳曰今年何年即 溫陵聖后復位之年也

今欲放謁 陵時提諭而始未能焉兩臣樹

立果何如文簡公朴祥後孫近雖調用文簡

公金淨之後尚未收用齋郎適有窠令該曹

口傳擬入

六月丙申嗣孫聖恭進三勲黜享疏

三勲卽朴元宗柳順汀成希顏而靖國之初

首發廢 母之論者也初聖恭父商協每欲

陳疏以伸先生乙亥疏之義而未得其機至

是 上追感 溫陵故事而商協老未吐閤

使聖恭替陳其疏略曰伏以我 聖上追感

放 溫陵舊事克舉酌獻之禮繼而有國舅

臣信度公慎守勤旋問之 命十行絲綸藹

然流出於至誠惻怛之盛意嗚呼是年卽我

聖后舟梁之寶甲也 復位封陵之禮旣

在茲 先朝是年國舅表忠之典又降放

聖上是年凡所以伸誠寓感之方靡不畢舉

聖孝增光八域聳動時亦有待而然耶臣

不勝欽仰感歎之至然臣愚死罪竊伏以爲

尚存 聖朝之闕典三勳臣事是已臣敢不
避猥越冒死仰陳伏願 殿下少垂察焉嗚
呼 溫陵當日之事尚忍言哉彼三勳臣亦
人耳豈不知名分之重截然如天堑之不可
犯而惟身謀之是急肆發廢 母之論使我
朝禮義之邦倫紀倒置義理晦塞則乃 宗
社之罪人也人可得以誅之也特以功存靖
社 朝家用寬大之典雖不明正其罪至於
聖后祔廟之後則不得晏然配享於 廟
廷是當然之義也且况三勳臣之於 聖后

即不共戴天之讎也以天之至廣至大猶不
可與共戴况於 廟庭咫尺之地乎若使
聖后在天之靈陟降於冥冥之中則將寬憤
痛恨之不暇矣其何以悅豫格思於芬苾之
享耶推之神理參之人情其不可從享於
廟庭也明矣故文正公臣李緯所撰淳昌三
印臺碑記曰是非既大定矣彼勳臣者尚可
晏然於從享之列耶此非獨文正一人之言
實我東臣子百世不易之定論也狀而在廷
之臣更無此論意者朝廷之議欲將功贖罪

而朕歟是則有不朕者方其曆數已屬天與
人歸之際雖非三勲臣輩神器不屬於聖
祖亦將誰歸乎彼不過適乘機會效其勞而
已乃反自以為功無所顧忌則其無嚴之罪
尤著矣人臣負此重罪臥死牖下亦是矣假
使朝家酬報其勞至今數百年勲籍自在子
孫世襲者實曠世之至渥也又何為乎配食
於廟庭憾我聖后之心耶興言及此不
覺感涕之先零議者或以事係先祖為重
大難行而此亦有不朕者復位封陵是何

等重大之事而我先大王斷以行之於幾
百年之後此實體聖祖之遺意也今此三
勲臣之黜享比復位封陵之事其輕重懸
殊又况於復位之後當次第舉行者乎臣
先祖臣文簡公淨乙亥一疏是苦心血誠而
使大義未伸於當世終抱冤於九原而死臣
實隱痛在心幸賴兩聖朝紹述之誠孝修
舉未遑之典使倫紀明而義理正是東國莫
大之慶也朕而三勲臣之從享自如則亦豈
可曰倫紀明而義理正乎然則臣祖之抱冤

茂九原亦自如矣伏乞 聖明亟降三勳臣
朴元宗柳順汀成希顏黜享 廟庭之命云
云 上下批曰省疏具悉昔我 靖陵之世
金朴二文簡公共登小邱議上長秋之封事
及琅函之徹也義聲動庭中而南國之士懷
其節名其邱曰學士之臺至今有指點咨嗟
者爾以金文簡之孫當 翟禴追復之舊甲
極論三勳臣事予心起感不覺通宵前乎此
而爲此論者亦多矣律之以天理人情揆之
以國綱臣分夫孰曰不可而時際中興再安

宗社山河帶礪十死且宥昔先正諸人之
不爲直請者盖有微意存焉况 庭享典禮
至重而嚴今於二百四十餘年之後輕易議
到有非審慎鄭重之義矣宣 批時令政院
寫給一通使藏於先生之廟疏則畱院

七月丁卯 遣承旨致祭

六月己亥 上既答聖恭疏仍 傳曰文簡
公金淨文簡公朴祥之宣謚賜祭雖在年前
而當今年旣致祭於信度公則况此兩文簡
乎令該曹卜日致祭

百七十六年

本朝三年

當

癸亥二月丙午

命旌

宋夫人閻

正宗庚戌 上以宋夫人養姑盡孝矢志死其節誠卓然問致祭承旨以旌閻有無對以無所睹 上曰闕典也即令下該曹舉行因時相之沮尼未果焉至是校理申龜朝上疏略曰在昔文簡公臣金淨之被禍寃死最酷放已卯諸賢而其妻 贈貞敬夫人宋氏之偉節懿行至今凜凜如生令人感涕蓋其夫文簡之平生秉執在於復 溫陵而保護

仁宗故嫉甚於秦貞禍首於神武終為志士之長慟而宋氏以姑老在堂不忍自裁至誠孝養姑得以天年終然後八日不食從容就盡臨訣之言有曰家翁慘禍千古至寃請復 慎妃直出於扶倫常為世道之苦心而言卒不行禍至於此 慎中殿幽寃未伸之前勿埋神主而待之言訖而終 英宗己未始復 溫陵致祭文簡蓋其不世之盛典也及至 先朝庚戌因儒疏始許不祧 聖批略曰文簡之室人辨命也其言切悲其節絕

高是年五月又因致祭承旨之復 命也特
詢宋氏旌閭有無卽令下該曹舉行而相
臣蔡濟恭以事在久遠終不奉承 聖考以
天日之明洞察幽隱旣許文簡之不祧仍命
宋氏之旌閭瞻聆所及莫不欽歎而只緣時
相之阻擔使旣彰之烈行反被掩翳已下之
恩典徒歸格闕公議之拂鬱已無可言而
其後文簡後裔以 寢郎入侍也自上嗟惜
宋氏旌閭之尚遲又曰豈無可爲之日乎此
實 先朝未卒之志而事若有待於今日者

也伏惟我 殿下冲年嗣位一遵成憲肯構
肯堂善繼善述惟是 先大王遺志靡不祇
承而闡明之臣敢就 先朝未遑之事掇拾
遺聞以陳伏願 聖明深軫尚節之羨克推
遵 先之念亟令攸司施以棹楔之典以禪
聖世之風教焉 上下批以當詢大臣處
之左議政徐龍輔以爲文簡公金淨建天地
之秉執至今爲婦孺之所誦而其妻宋氏生
而孝養其姑沒而不忘夫志可謂是夫是妻
而 先朝批旨中八字 恩教有以仰嘉獎

之 聖意令該曹特施旌閭之典何如啓
上曰依爲之

百八十四年辛未二月己亥八道儒生幼學宋
厚鼎等上疏請從祀文廟

先是 英廟朝臺臣安克孝上疏以爲先正
臣金淨道德學問伯仲於文正公趙光祖而
趙某則已爲從祀金某則尚未躋享此實斯
文之欠典請一體從祀以光聖道 上命議
大臣大臣金在魯獻議以爲文簡公金淨道
學事功孰不欽仰而從享重典不可以一臺

言遽施姑待後日士林公議云云至是宋厚
鼎等始與八路多士陳疏疏錄一千三百人

批答曰省疏具悉所陳金文簡配享事事
重禮典合有博詢處之令廟堂召二品以上
旅籌司稟處予素昧東蹟未能詳知本末欲
論可否而不果如是故耳爾等退脩學業姑
待朝議以光士氣仍 命下儒疏於備局三
月甲戌左議政金載瓚 啓曰八道儒生宋
厚鼎等上疏 批旨內有博詢處之之 命
矣取見其疏本則備陳故重臣文簡公金淨

道德事功之實仍請文廟從享之典矣故重
臣生有異質未十歲已通四書一經及長天
分甚高識見超邁孝友出天學業精深篤信
小學近思錄嘗沉潛思索爲居敬主靜之學
立言行事必以聖賢爲準而尤爲省察於善
惡公私之分一意涵養窮晝夜未或少忽嘗
語人曰吾平生處心不愧幽獨先正臣李滉
曰冲庵學問高人一等冲庵重臣之號也此
學問造詣之出於碑狀者也 中廟乙亥與
故忠臣朴祥上疏請復 温陵坐是徒配及

還與先正臣趙光祖爲道義交竭誠建白革
弊興化罷昭格署以正祀典行鄉約以教民
彝講小學以敦蒙養設賢良科削靖國濫勲
及己卯禍作與光祖同竄辛巳 賜死此立
朝本末之出於史乘者也故重臣之學問事
功與先正臣文正公同屈伸共死生關國家
治亂之運爲士林消長之機百世之下奕奕
如生雖婦孺之賤亦皆聞風而起感况舉國
章甫之慕德思義尤當如何也然而文廟從
祀乃是至重至大之典歷考既往未嘗有遽

請遠施之時矣極加十分慎重尤為尊其禮
重其事之道故敢此仰達矣 上曰所奏實
出審慎姑待後日公議處之可也

八月壬申京外儒生進士申光格等上疏請從
祀文廟

疏錄七百餘人以藥院輪直未 徹

百九十二年己卯六月己酉四學儒生幼學黃
基宅等上疏請從祀文廟

疏錄二百餘人未 徹

